

百年西方现代主义杰作背后的“中国故事”——评 钱兆明著《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

Chinese Stories Behind Western Modernist Masterpieces: A Review of Qian Zhaoming's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It New”: Orient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m*

魏 琳（Wei Lin）

内容摘要：在其新著《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中，钱兆明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展逻辑展开系统性重构。该书从时空双维度对既往观点提出质疑：既充分论证西方现代主义从 20 世纪初鼎盛期转入中叶低谷后，经历 60 年代与 21 世纪初两次复兴的演变轨迹；又将现代主义研究视域从“唯西方”厘正为东西方文化交互语境。与此同时，其研究范畴突破“唯文学”框架，延伸至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建筑等多元艺术领域，特别聚焦那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士及其文化实践对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形成的参与和影响。因此，这部既通过具体作品来阐释前沿理论、又致力于挖掘名作背后鲜为人知的中国文化故事的新作，对现代主义研究者、跨文化比较文学及跨学科交叉领域学者以至名家名著爱好者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钱兆明；西方现代主义；中国故事；跨学科

作者简介：魏琳，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Title: Chinese Stories Behind Western Modernist Masterpieces: A Review of Qian Zhaoming's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It New”: Orient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m*

Abstract: In his new book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It New”: Orient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m*, Qian Zhaoming offers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Western modernism.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views from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he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ism's evolution—from high modern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rough its decline by the mid-century, to two significant revivals in the 1960s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shifts the perspective

on modernist studies from a purely “Western-centric” framework to a more nuanced context of East-West cultural interaction. Mov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scope, Qian extends his analysis to a wide array of art forms, including visual arts, music, dance, theatre, film, and architecture. The book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ndividuals with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and shaping of modernist classics. Thus by combining cutting-edg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detailed readings of specific works, and by uncovering the lesser-known Chinese cultural narratives behind iconic pieces, this work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scholars of modern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s well as general readers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al histories behind great artist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It New”: Orient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m*; Qian Zhaoming; Western modernism; Chinese stor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uthor: Wei Lin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eilinz@tju.edu.cn).

M. H. 艾布拉姆斯 (M. H. Abrams) 和哈派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合著的权威之作《文学术语汇编》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自 1957 年首版至今已有 11 版问世。在 2015 年的最新版中，关于“现代主义” (modernism) 的界定，依然以其对于传统“有意和彻底的决裂”为鲜明底色 (226)。在实现这种“决裂”的过程中，亦即实现庞德 (Ezra Pound) 所谓“日日新” (Make It New) 的过程中，文学和各艺术门类的现代主义者们通过决裂、反叛而得以自我创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所引庞德“日日新”概念源自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早期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却未能给予“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足够的重视，于是那时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基本“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高奋 33)。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东西学界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间的关联。我国旅美学学者钱兆明教授在这方面的卓著耕耘有目共睹。他持续关注“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议题，无论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还是在跨学科、跨文化理论的表述方面，他全面兼顾，笔耕不辍。早在 1995 年，钱先生即出版《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 1995; 中译本, 2016) 一书，这是该课题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此后，《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庞德、摩尔、史蒂文斯研究》 (*The Modernist Response to Chinese Art: Pound, Moore, Stevens*, 2003; 中译本, 2020) 和《东

西互渐与晚期现代主义：威廉斯、摩尔、庞德》（*East-West Exchange and Late Modernism: Williams, Moore, Pound*, 2017）等著进一步奠定了他以文学、特别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为基点，在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地位。2023年下半年，他的最新力作《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以下简称《跨越与创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再度充分体现出钱先生持续研究的深厚学养，同时如书名所示，其人其作在“跨越”中实现“创新”——在作者拟定的英文译名中，“创新”对应的即为出自庞德之手的“Make It New”。

言及“现代主义”，无论是文学还是其它艺术门类的现代主义，很多读者会将其历史时期框定在20世纪初，这也是前述《文学术语汇编》的做法。以“跨越”为基本关键词之一，《跨越与创新》首先将这条时间线拉长：作为起点的“‘鼎盛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大致对应上述阶段，“后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m）主要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21世纪现代主义”则更接近于当下。继续见微知著，由《跨越与创新》探讨的共计十一位现代主义大师及其作品观之，除时间之外，被跨越的还有空间和领域：所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摩尔（Marianne Moore）、庞德、斯奈德（Gary Snyder）、蒲龄恩（J. H. Prynne），皆为现代主义诗歌；所论莫奈（Claude Monet）、叶芝（W. B. Yeats）、米勒（Arthur Miller）、贝聿铭（Ieoh Ming Pei）和李安，则分别延伸至现代主义的绘画、戏剧、建筑和电影。这些巨匠们“在各自的领域大胆跨越时空，又分别融合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或印度文化”。如钱先生在《序言》所说，“本书除了跨越法国、爱尔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中、日、印度八种文化，还跨越美术、音乐、舞蹈、诗歌、小说、戏剧、建筑和电影八个领域”（v）¹。“现代主义”在具体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及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都在上述多方面的跨越中变得丰富起来。

于是，《跨越与创新》沿着上述三个现代主义发展阶段，依照所论作品的诞生顺序，将十一位不同领域中的大师其人其作娓娓道来。作者如此排列的巧思不仅在宏观上符合现代性认知的一般规律，“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卡林内斯库 18）；而且如作者所梳理的史实所示，“现代主义在欧美崛起，最先在美术领域（包括绘画和雕塑），其次在表演艺术领域（包括音乐、舞蹈和戏剧），再次才是在文学领域（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4）；于是，以三大阶段为纲，以前述十一位大师其人其作为目的二十个章节顺次从容排列。百年现代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其中蕴藉

¹ 本文有关《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的引文均来自钱兆明：《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的百年中西交流史间的中国故事如卷轴般徐徐展开。

在此论述体系中，若论最直观的“创新”，除上述种种“跨越”外，当属持续论及两种文化交流的常规媒介（文字、图像）的同时，对百年间来自东方、因缘际遇中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发展的“相关文化圈内人”（多为中国背景人士）的关注——从“文本”走向“人本”。在中文学界，钱兆明先生当为最早将“相关文化圈内人”（interlocutor）概念引入并运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美国评论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指出上述文字和图像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时所具有的局限性，由此认为，“根据文化研究的理念，要认知〔非本土〕美术、大众文化、文学和哲学的真实价值，尚需有特定的本地人介入——即由相关语言、地域、历史和传统界定的本地人介入”（14-15）——“文本”媒介往往无法令人满意地还原异质文化语境，而来自彼文化语境的“相关文化圈内人”可以。希利斯·米勒在同一著作中引用了德国美学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晕”（aura）术语¹。在钱先生的引申中，该术语被更为贴切地译为“本真氛围”，而且，可承载者非“相关文化圈内人”莫属。

在这条绵延百年的时间线上，早在 20 世纪初，东方文化对鼎盛期现代主义的斑驳影响中，已有“相关文化圈内人”带来的“本真氛围”。尽管和后两个时期相比，现代主义的鼎盛期绝非东西互渐“人本”媒介发挥作用的顶点。按照前述“美术——戏剧——文学”的顺序，首先被论及的是莫奈和叶芝。前者是发动了法国印象主义运动的画家，其晚年的 250 幅《睡莲》图呈现的风格突破中有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直接影响，可能另兼有日本艺术圈内人林忠正的助力，以及几乎贯穿西方现代主义百年的、东方禅宗思想的浸润。后者以现代主义诗人著称，而此处被探讨的却是其仿能乐实验剧《鹰之井畔》，日本舞蹈家伊藤道郎在演出中与叶芝的合作成为“本真氛围”的重要来源——在西方戏剧语境中未能实现的通过舞台实验来复兴爱尔兰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期望，以此融入了东方文化程式的戏剧模式得以如愿。²

而后出场的是 4 位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史蒂文斯、威廉斯、庞德、摩尔。值得关注的是：其一，这里后三位的现代主义文学之路跨越了其中的两个历史时期，他们的后期作品也成就了各自个人及整体意义上的“后期现代主义”，从东西互渐的影响角度看，如此重而不复更能体现出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持续而深刻的直接影响，并在呼应与对照中凸显人本媒介的意义；其二，除庞德外，史蒂文斯、威廉斯、摩尔均非文学专业出身，他们法律、医学、生物学的专业背景既为个体所思所作增添了跨学科的趣味，也为现代主义整体融入了多元，这也是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个性化与丰富性的一个侧面。

¹ 参见 J. Hillis Miller, *Illust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² 参见 钱兆明：《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4、23 页。

在讨论庞德的“潇湘八景诗”与其背后的湖湘文化圈内人(曾宝荪)之后,钱先生总结出在研究“相关文化圈内人”对作品的影响时、在方法论上和读解文字、图像对作品的影响时的迥异:对“文本”媒介行之有效的互文性理论无法考察“人本”的存在与影响,惟有以文化研究代之,借助“包括其私人信件、文稿、回忆录和访谈录在内的一手文献”,“重点考察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氛围”(81)。尤其是在“后期现代主义”阶段,如此索骥方式生动地还原了每一名家经典之作背后的故事。

在1920年前后的这一“鼎盛期现代主义”时期,史蒂文斯、威廉斯、摩尔同东方文化对话的媒介分别是中日禅宗画、英译汉诗和域外中国艺术品,并在各自的创作中留下了难掩的踪迹。时至“后期现代主义”阶段,来自中国的诸位圈内人使多重东方文化因子进一步深植入西方现代主义的当代发展进程:如王燊甫(David Raphael Wang)之于威廉斯,施美美(Mai-mai Sze)之于摩尔,方宝贤(Paul Fang)之于庞德,以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组之于米勒。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此“后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m)非彼“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若论二者间的直观区别,后现代主义偏向通过反叛鼎盛期现代主义而革新,后期现代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鼎盛期现代主义的部分内容。英国学者梅洛斯(Anthony Mellors)将后期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主义在二战后的“复出”,美国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将之界定为对早期现代主义的“复制”(i-ii)。鼎盛期现代主义与后期现代主义间的关联,在威廉斯、摩尔与庞德这三位鼎盛期现代主义巨匠的后期现代主义创作中,也得以直接验证。《跨越与创新》的重点依然在于,在这个承继与创新的过程中,由“人本”带来的东方文化的“本真氛围”。而且,现代主义百年历程间,在后期现代主义阶段,“东学西渐”的单向路径开始逐渐走向“东西互渐”的双向交融。这不仅可见于后期现代主义文学领域、王燊甫与威廉斯互学互助,更明显地呈现为米勒与北京人艺在舞台戏剧上的相辅相成。1983年,米勒将《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搬上北京人艺的舞台。其中的空间设置和舞美设计均借鉴了中国传统戏剧,京剧写意性武打动作和贵妃醉酒风格的水袖旋转以出人意料却水乳交融的方式惊人地提升了该剧超现实主义的表演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当该剧后来返回美国舞台、上演新版本时(例如,百老汇1984年和2012年版),不乏北京人艺版的氛围与细节。钱先生为这一章作结道,“东西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交流,其影响也从来不是单方面的”(191)。

从讨论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开始,作者的“跨越与创新”之路就开始在轻车熟路的文学研究基础之上,契合着从鼎盛期、后期直至21世纪现代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跨艺术门类。加以东方文化客观而深刻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渐行渐丰富、愈加多元而有趣起来。于是行至“东方文化与21世纪现代主义”部分,在蒲龄恩、斯奈德的诗与画论之外,钱先生还着墨于贝聿铭

的建筑设计和李安的前卫电影。无论是文学、艺术评论还是建筑、影视中人，诸21世纪现代主义者均在个人、整体的承继与创新中分享着“后期现代主义”的诸多特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贝聿铭和李安，二者共同的复杂性在于各自的双重背景——中国与美国，或言东方与西方间的融合。由此观之，影响了活跃在21世纪的现代主义者们的东方文化圈内人有时不再是历史上曾宝荪、王燊甫、施美美、方宝贤等具体个人、外人，而是团队整体、甚至他们自己。“人本”因素的具体情况变得精细复杂，“本真氛围”却有增无减。钱先生讲述的背后的中国故事，其丰富性远不止于此：他谈到了昆曲《游园惊梦》给予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灵感，以及李安导演弃印度海滨、择中国台湾临海机场作为外景拍摄地的细节。或许，当艺术创作与东方家园产生碰撞时，其激发与启示作用让深受西化教育的二人自己成为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人本媒介，从而影响了自己，推进了西方现代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进程。这句话或可适用于钱兆明教授数十年来关于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初心与始终。

钱先生的“跨越”与“创新”并未止步于此，他注意到21世纪“国际现代主义研究、跨艺术门类研究、文化研究”(i)的长足进步，并致力于以此新观念与动向之长、为同期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补短。他同时点出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生和复出”同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保持既往文艺意识的同时，辅以“相照应的工业革命意识”(xi)。立足当下，伴随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强音，无论是致力于或理论或实践层面的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是对前述现代主义人士、作品、领域有所关切的爱好者，或是希望从相对专业的层面看东学如何西传、东西如何互渐的历史、现实举隅，这本既论学理、又讲故事的《跨越与创新》都值得品阅。

Works Cited

- Abrams, M. H.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Eleventh Edition.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
-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Calinescu, Matei.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Gu Aibin and Li Rui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高奋：“‘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12）：31-39。
[Gao Fen.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al’ Studies: Process, Features and Trend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2012): 31-39.]
- Miller, J. Hillis. *Illust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 钱兆明：《跨越与创新：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元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Qian Zhaoming.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It New”: Orient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3.]